

孝經定本



開宗明義章第一

仲尼作孝經

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

曾子辟

墨迹大觀

何足以知



夢石

墨迹大觀

黄道周墨迹大观

编者：郑 威

责任编辑：孙国彬 封面设计：陆全根

出版者：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

(上海长乐路六七二弄三三三号)

经销者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者：上海市印刷十厂

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第一版

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16 印张：13

印数 00,001—10,000

ISBN 7-5322-1059-6/J·998

定价：9.90 元

黄道周的生平及其书艺综述

郑 威

一

明清之际，书法界与绘画界一样，流派纷呈。吴门书派的势力如晚晴阵云，傍日残霞，逐渐地失去了余辉。新起的以董其昌为首的松江书派，如蓊郁而起的朝云，迅速地风靡天下，替代了吴门书派。一时学董书者翕然众矣，成为当时书坛的盟主。复有邢侗、米万钟、张瑞图三家崛起，与董其昌合称「明末四家」，或称「北邢南董」者。另有一支来自官僚阶层的书法流派（除傅山外），如黄道周、倪云璐、王铎、杨廷麟、许友、宋曹、卢象昇、周亮工、龚鼎孳、张煌言等「官僚书派」，也异军突起。这些派别的同时出现，犹似群星闪烁，争奇斗艳，使书坛顿增异彩。虽然，后者书派终究不象董其昌那样，声华四字，价倾五都，但是，从书法本身的风格变化来看，「官僚书派」能注重个性，摆脱习俗，标新立异，富于创新精神，是一支不可低估的书派。共同的环境和特定的阶层，以及对书艺的认识的许多类似之处而形成的这个书派，并非偶然。首先他们的资学相等，均来自五湖四海的有抱负之士，通过科举考试，顺利地赢得了令人向往的进士荣衔，如其中的黄道周、倪元璐、王铎三位，都是在天启二年（一六二二年）同举进士的，都走过一段仕宦道路。其次，他们又都是身居朝廷，帮助统治者出谋划策，共操国业的文武显官。虽然当时正处于新旧王朝变革时刻，有的以全节效忠殉国；有的变节仕清，甘为贰臣；更有的为清操而自守的胜国遗老，各有所持的人生观和选择的道路殊不相同，但决不影响他们作为一个书派的存在。再者他们在文学诗词方面有着较深的涵养。自古以来，举仕干禄，书法的好差是决定进取的重要一关。进入官苑后，朝廷许多议事、笺奏、章疏、文书档案之类的，常常出自他们之手。政事之余，铺卷伸纸，挥毫抒怀，相互交流，磋商研求，力求创新也就成为他们的书法宗旨。在书法理论上，他们也有所建树，如黄道周《书品论》、宋曹《书法约言》、周亮工《赖古堂书画跋》等，对书法艺术的改革、创新都提出了精辟的、独特的见解。

二

在这个官僚书派中，最突出的一位，该是黄道周了。黄道周字参玄，一字幼平、细遵，号石斋，福建漳浦人。明末著名的哲学家、经学家、诗人及书画家。明万历十三年（一五八五年）生，出身贫寒，经历坎坷。十四岁，便只身前往广东博罗，就读于韩家藏书室。万历三十五年（一六〇七年），其父黄嘉卿（字青原）去世，家境愈益贫困，为了维持家

计，他执教于几户显贵之家，同时潜心攻研《易经》。至万历四十年（一六二二年）举进士，授翰林院庶吉士，二年后，授翰林院编修。崇祯三年（一六三〇年），钱龙锡受袁崇焕案牵及，被判死刑，黄氏曾一再上书朝廷，为钱氏辩解，以求赦免。次年，钱氏获释，黄氏却被罢黜。此后二十余年间，他屡次直言上疏，都厉正辞严，伸张朝廷伦理，表现出他严峻方刚，高风亮节的豪迈气质。后因忤逆帝意，屡遭贬谪，几至于死。广西、江西等地，都留下了他不得意的踪迹。此间，他先后讲学于浙江余杭附近的大涤山书院，和与故乡的紫阳书院，前往聆听者达数百之多。崇祯十七年（一六四四年），李自成攻克北京，福王朱由崧遂即位于南京，任他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，又擢为礼部尚书。清顺治元年（一六四五年）七月，投奔唐王朱聿键的临时新朝廷，任大学士兼吏部尚书，次年一月二十日，他从广信出发，前往婺源，与清军遭遇，兵败被执，解往南京。四月，临刑前，曾破指血书「纲常万古，节义千秋。天地知我，家人无忧。」十六字，就义于南京之曹街。唐王在闽闻此消息，叹息良久，为失去一位忠直之士，而深感遗憾，特赠「文明伯」，谥「忠烈」，令立庙在其家乡，曰「报忠」，另在福州，曰「悯忠」，以示景仰。

三

黄道周的艺术才华极为高超，知识范围也相当广泛，无所不究。精天文、历数、皇极诸书，又深究经学，著述甚富，有《黄石斋先生九种》、《黄漳浦集》、《骈技别集》、《石斋行业》、《易象》、《三易洞玦》、《榕台问业》等。他的书法，仅作为治学与从政之余所遣兴而已，正如他在《书品论》中谈到：「作书是学问中第七、八乘事，切勿以此关心。王逸少品格在茂弘、安石之间，为雅好临池，声实俱掩。余素不喜此业，只谓钓戈余能。」纵观黄道周的书法，真、行、隶、草，各体兼能，面目多样。从书写内容来看，涉及面也较广，可分为自作诗词、讲稿、疏论、题跋、名人墓表、录唐人诗词等，用不同的书体写成。

他的小楷书，初范钟繇和王羲之，尤喜王氏《宣示》、《季直》、《墓田》诸碑，所书《周顺昌神道碑卷》、《张溥墓志铭卷》、《孝经册》，结体颇有用意，能打破传统书法四平八稳的结字法，故意在字的搭配上造成险峻峭拔之势，拓宽横向，缩短纵向，质朴古雅。强调点划长短不一，部首与部身高低大小有异，时合时离，时奇时正，姿态新颖。于遂字持续的斜正中，求得整体结构的稳定。下笔运用的速度较缓，线条苍茫朴厚，自然产生生拙之感。由于他深谙隶法，运古熔今，将古文字和金文的笔法稍作变化后，参入小楷书中，结合得相当自然，毫无生硬之态，使人耳目一新，进一步丰富了书法的表现手法，在明代擅写小楷书法家中，算得上是一位佼佼者。清人宋荦对他的楷法评价为「意气密丽，

如飞鸿舞鹤，令人叫绝。」（《漫堂书画跋》）并非虚耀之词，是非常中肯的。

自明清之际，隶书这个传统书法种类显得门可罗雀，专门擅长的书家真是凤毛麟角。此时的隶书仅仅为一些书家在写行草书之余，换个口味，写几幅隶书，顿增书兴而已，通常所见，都用作图卷和册页之引首，画幅中的题名，虽说宋珏、傅山、王时敏这三位，是专长写隶书著称的书家，其隶法也不过是沿袭明代中期的吴门书派沈周、文征明、王穉登诸家，字形肌肿而乏风骨，齐整过甚而少洒脱，只存躯壳。以楷法作隶，点画丰茂，转折粗劣僵硬，神采具失，类似呆板的美术字，缺乏那种活泼潇洒的气度。

黄道周的隶书传世少见，仅文从简《介石书院图卷》后的一大段隶书题跋。其书势与用笔均匀与众家不同，传统的隶书用笔有句术语，谓「燕无双飞」，……而他却敢于破禁立异，变「燕无双飞」为「燕复双飞」，更夸张为「燕复三飞」。他的隶字形呈扁型，每笔的横画和捺锋，均状如朴刀，随自挑踢，生硬尖利，失去了字的平衡感，产生了飘逸失重的现象。篆隶本是同源，隶书渗入篆法，果然是巧，可是他的起收笔，都以露锋出之，转折之间，圭角毕露，缺乏含蓄，说是有别于前人，但在隶法上变化，总嫌与汉隶迥殊，比起他的小楷和行草书，不无差距。

黄道周的行草书久负盛名。明末清初一些书家不只是着重于书法上的演进，而且在选用材料方面也相应发生变化，常以卷帛作书，以迎合了时人的爱好。卷帛质地有粗有细，适合不同笔性的发挥。然而非积数十年的临池之功，是很难达到在宣纸上书写的墨韵效果的。黄道周的许多精品都是在卷帛上完成的，而且写的非常得心应手，挥写自如，完全达到了宣纸书写的效果。他的行草书，在表现结构上，大胆突破字内的结体所占空间的常规比例，写成上宽下窄，上松下紧，善以最后一笔来调节字体的比重，起到了支撑和平衡作用。再是十分注重在体势变化中起关键作用的笔势，起落笔多以露锋侧下，横画作内振，跌宕起伏，竖画作外拓，体势开张。行至收笔处，则以波磔朝上挑起，呈三角形体，或作锐角，坚韧有力。字与字的接笔处，截然中断，少波拂与牵丝，独立而不相连者。与王铎、傅山二家以连绵笔势取胜的笔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字距密丽，行气贯通，行距间空洞疏朗，可容车马奔驰。他的道密酣畅书风的出现，一扫时俗因循女媚之习，对清代书法的发展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晚清书家何绍基曾赞其书云：「忠端书法，根据晋人，兼涉北朝，刚劲之中，自成精熟，迥非文、董辈所敢望。」

黄道周学识博远，德高望重，深受同僚好友、复社中人的爱戴。许多墓志铭、墓表、神道碑，均出于其手笔。如《倪元璐墓志铭》、《张溥墓志铭》、《米万钟墓表》、《周顺昌神道碑》，可见他在这些官宦之中的威望极高。此外，对同仁之

书，他也竭力推崇王铎与倪元璐两家，曰：「行草近推王觉斯。觉斯方盛年，看其五十自化如欲。骨力嶙峋，筋丹辅茂，俯仰操纵，俱不由人，抹蔡掩苏，望王逾羊，宜无如倪鸿宝书云。」与倪鸿宝书云：「陈雪滩之为松雪，倪鸿宝为子瞻，不独规模应制，其神理亦超前矣。」（《书品论》）他还以精湛的文笔，为倪元璐作《鸿宝应本稿》序，题王铎《拟山园初集》，将永远载入倪、王各自的诗文集之中。

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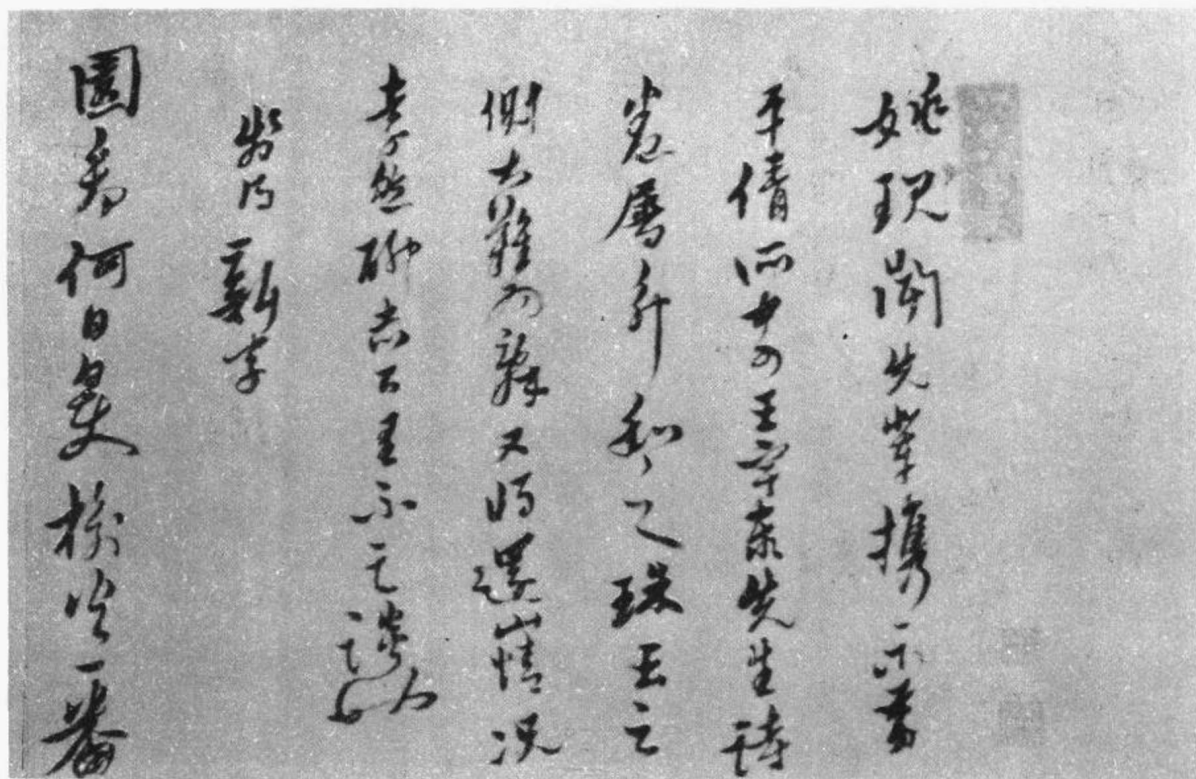
以前，人们对黄道周以及「官僚书派」的书法成就缺乏认识，亦少知晓，提及他们时也往往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的去评论他们，而忽视书艺方面的研究。因此，有关他们的传记资料和后人评述文献上的记载极少，即使提起也只是寥寥数字，一带而过。他们的书法作品后面也鲜有题跋，根本没有引起重视。至于学习研究他们的书法艺术也仅仅是近年的事情。在这方面，我们的东瀛书道界却早已领先一步，为我们学习、研究这一书派的艺术成就开了先河。他们对这些书家逐个进行分析研究，并视作楷模，传习不辍，从中汲取了许多养份，来不断滋补其书道艺术。他们根据我国各个朝代的重要书家，先后出版了几十种书法墨迹图册，供人欣赏学习，其中不乏有这个书派的佳作。近年来，中日友谊日益加深，文化艺术领域里的交流也日趋频繁，我国的博物馆也应日本书艺院的邀请，先后多次把明清时期的书法精品，到日本展出。展览会期间，人们对黄道周、张瑞图、倪元璐等的作品，显得特别钟爱，赞赏之声四处可闻。数十年以来，这些书派随着海外的热潮而逐渐引起中国大陆书家的重视，编者也是受此启迪，才着手编撰黄道周墨迹大观以飨广大读者。

一九九一年酷暑，挥汗于上海汲古书屋灯下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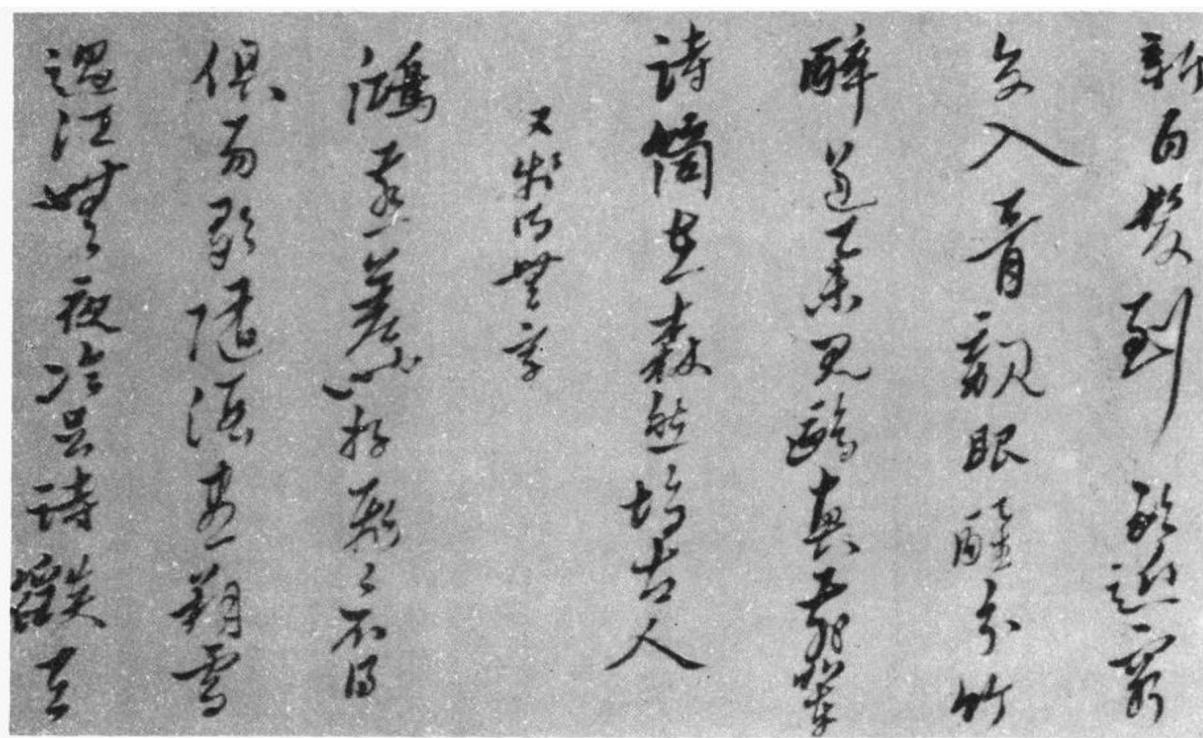
黄道周的生平及其书艺综述·····	郑 威
一行书自诗卷·····	一
二 行书米万钟墓表卷·····	七
三 楷书七律诗册·····	一四
四 草书五律诗轴·····	一七
五 行书誓墓文卷·····	一八
六 行书赠答诸友诗卷·····	三四
七 楷书诗翰册·····	三六
八 小楷书《周顺昌神道碑》卷·····	四八
九 小楷孝经册·····	五二
一〇 行书五绝诗卷(与倪元璐行书合卷)·····	七三
一一 行书轴·····	七六
一二 行书七律诗轴·····	七七
一三 行草七律诗卷·····	七八
一四 隶书题文从简《介石书院图卷》·····	八一
一五 楷书曹远思推府文治论卷·····	八三
一六 小楷书张溥墓志铭卷·····	八五
一七 行书五绝诗轴·····	九四
一八 行书四绝诗轴·····	九五
一九 行书七律诗轴·····	九五

二〇 行书自作五律诗轴·····	九六
二一 行草书七律诗轴·····	九六
二二 行书洗心诗轴·····	九七
二三 行书五律诗轴·····	九八
二四 草书七律诗轴·····	九九
二五 草书五律诗轴·····	一〇〇
二六 行书洗心五律诗轴·····	一〇一
二七 草书答林让庵吏七绝诗轴·····	一〇二
二八 草书五律诗轴·····	一〇三
二九 行书尺牍册(部分)·····	一〇四
三〇 行草喜雨诗轴·····	一〇六
三一 行书山中杂咏册·····	一〇七
三二 行书尺牍册·····	一二三
三三 行书洗心诗卷·····	一四七
三四 行书送王自位诗卷·····	一五九
三五 楷书漳州新建王忠文先生碑词册(部分)·····	·
·	·
三六 行书尺牍册·····	一六四
三七 行书七律诗扇页·····	一六六
三八 行书榕坛问业残册(部分)·····	一六八
三九 行书榕坛问业残册(部分)·····	一六九
生平小传·····	一七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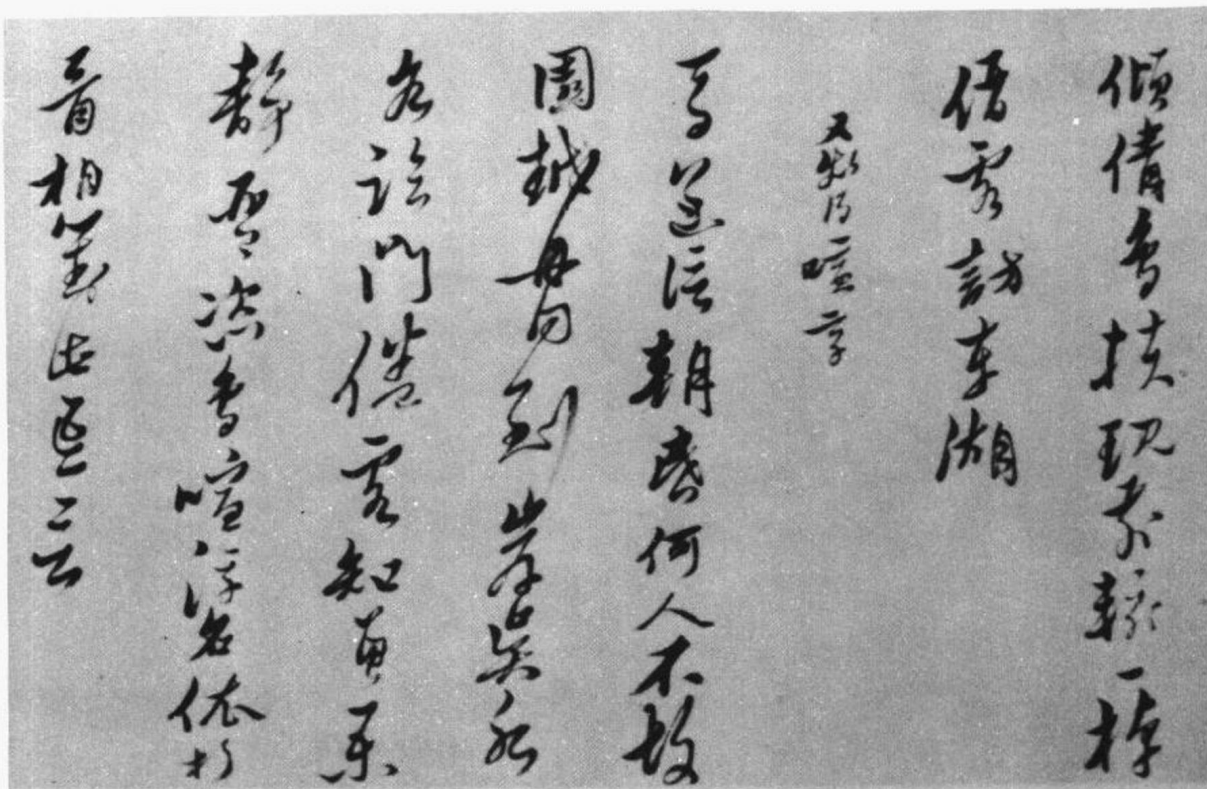


一 行书自诗卷 纸本 纵二六·九厘米 横四六九·七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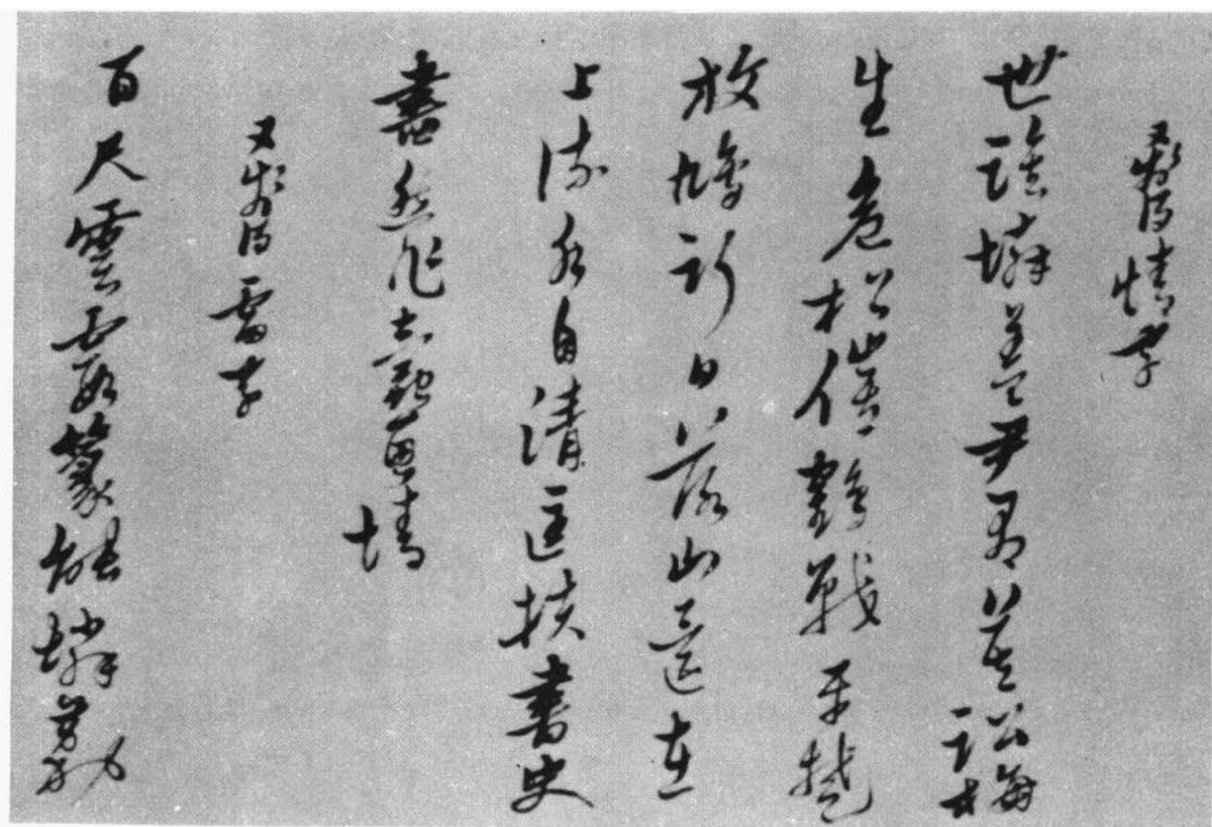
姚现闻先辈携示黄平情所寄王宇泰先生诗卷，属命和之。珠玉之侧，大难为辞，又将还山，情况索然，聊志下里，不足谈也。 步得新字 园禽何日变，榆火一番



新。白发到头近，穷交入骨亲。眼醒分竹醉，色举见鸥真。前辈诗筒在，森然忆古人。又步得无字 鸿燕差池好，飞飞不得俱。易歌随酒尽，朔雪过江无。夜冷足诗焰，天



傾情鳥扶。現前輸一棹，偕客訪東湖。 又步得喧字 馬色信朝昏，何人不故園。
越舟同到岸，吳水各臨門。倦客知魚樂，靜琴恣鳥喧。浮名依巧骨，相對此忘言。



又步得情字 世誰憐蓋尹，有莫訟梅生。危松催鶴戰，平楚放鳩行。日落山還在，
上流水自清。匡扶書史盡，然作蠹魚情。 又步得雷字 百尺雲霞篆，能憐荔

青春分劍去，日月串珠來。
 不合生芳草，何斯問墜雷。
 江魚通震澤，仆許尺書回。
 以上五韻，皆寄吳僧南還，
 和詩自述即事，情況遠近，
 不復相及也。
 又步百泉試松蘿茶韻絕句八首，
 不用其事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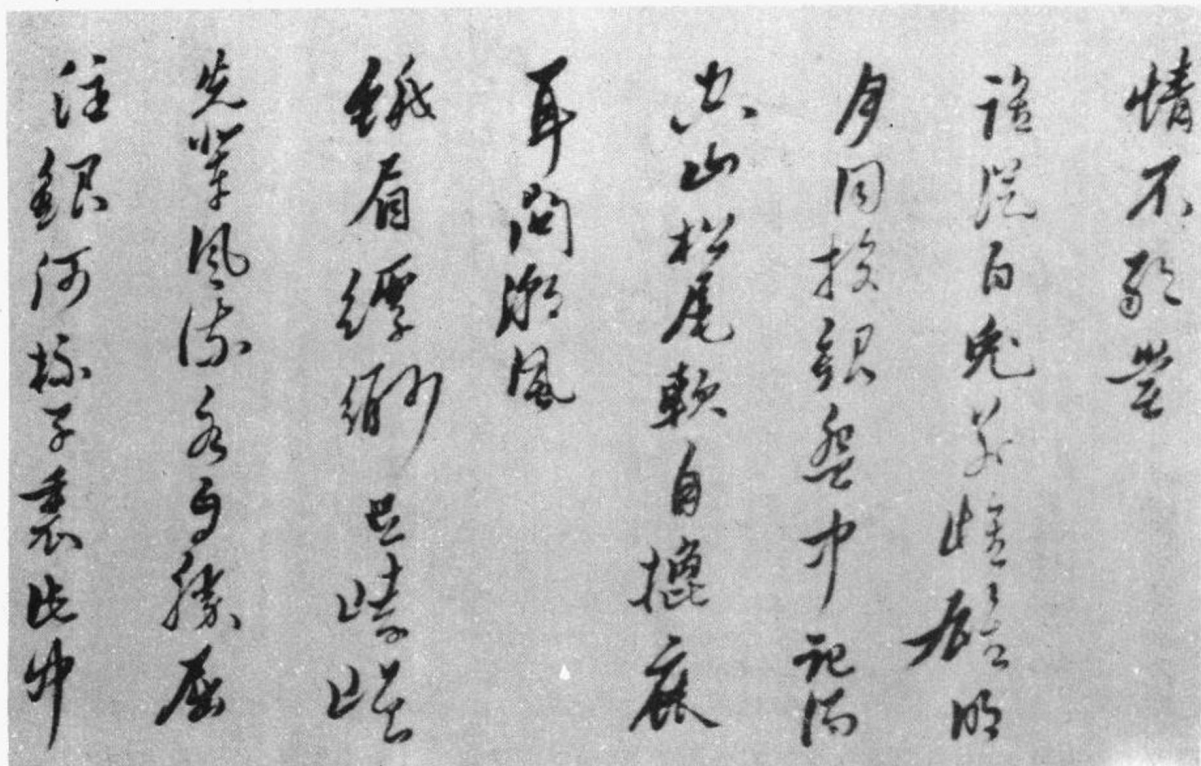
薛裁。青春分劍去，日月串珠來。不合生芳草，何斯問墜雷。江魚通震澤，仆許尺書回。

以上五韻，皆寄吳僧南還，和詩自述即事，情況遠近，不復相及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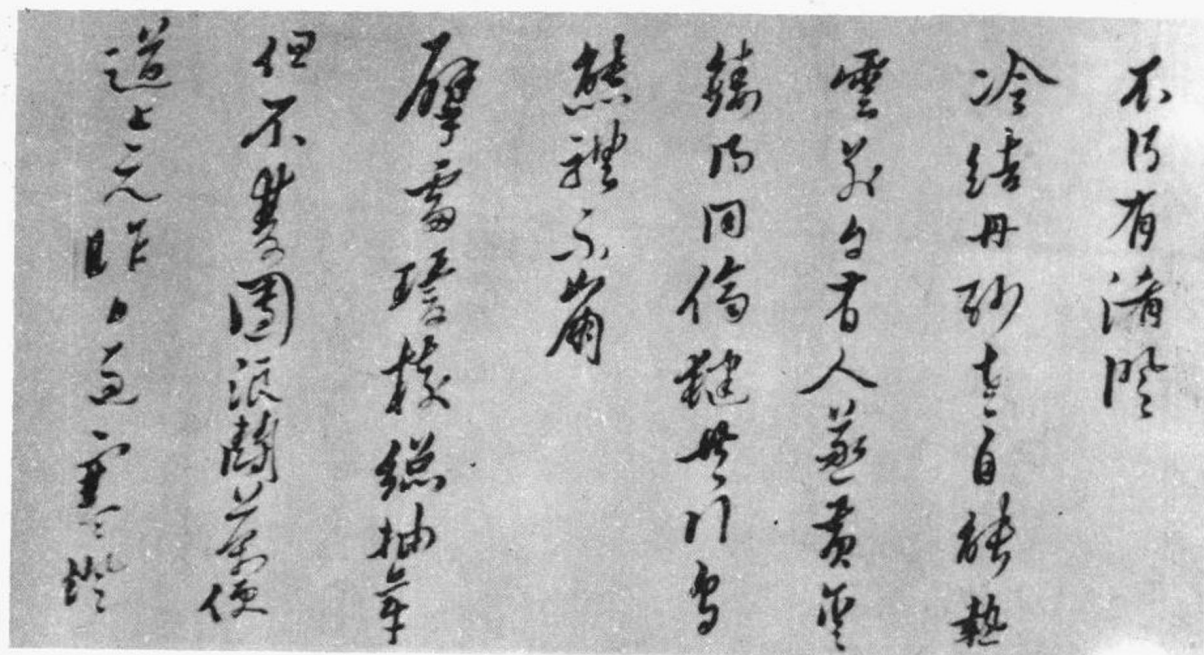
又步百泉試松蘿茶韻絕句八首，不用其事，

東風不閉墜壺春，
 縱屑沈槽玉亦塵。
 怪得方平催晚客，
 依然凍雪藐姑人。
 鳥爪大家鬢絲黃，
 尋常道故語猶香。
 緩山桃子青于膽，
 不着豪

并述前意。東風不閉墜壺春，縱屑沈槽玉亦塵。怪得方平催晚客，依然凍雪藐姑人。鳥爪大家鬢絲黃，尋常道故語猶香。緩山桃子青于膽，不着豪



情不敢嘗。誰從白兔別雌雄，明月同投銀碗中。記得空山松尾軟，自攬鹿耳問潮風。蛾眉縹緲足崢嶸，先輩風流各自勝。屈注銀河杯子里，此中



不得有淆澄。冷結丹砂老自能，熱云別自有人蒸。黃金鑄得同儕鞦，共行烏熊禮不崩。擘雷瓊樹總抽芽，但不雙團浪鬪茶。便道上元昨日過，寒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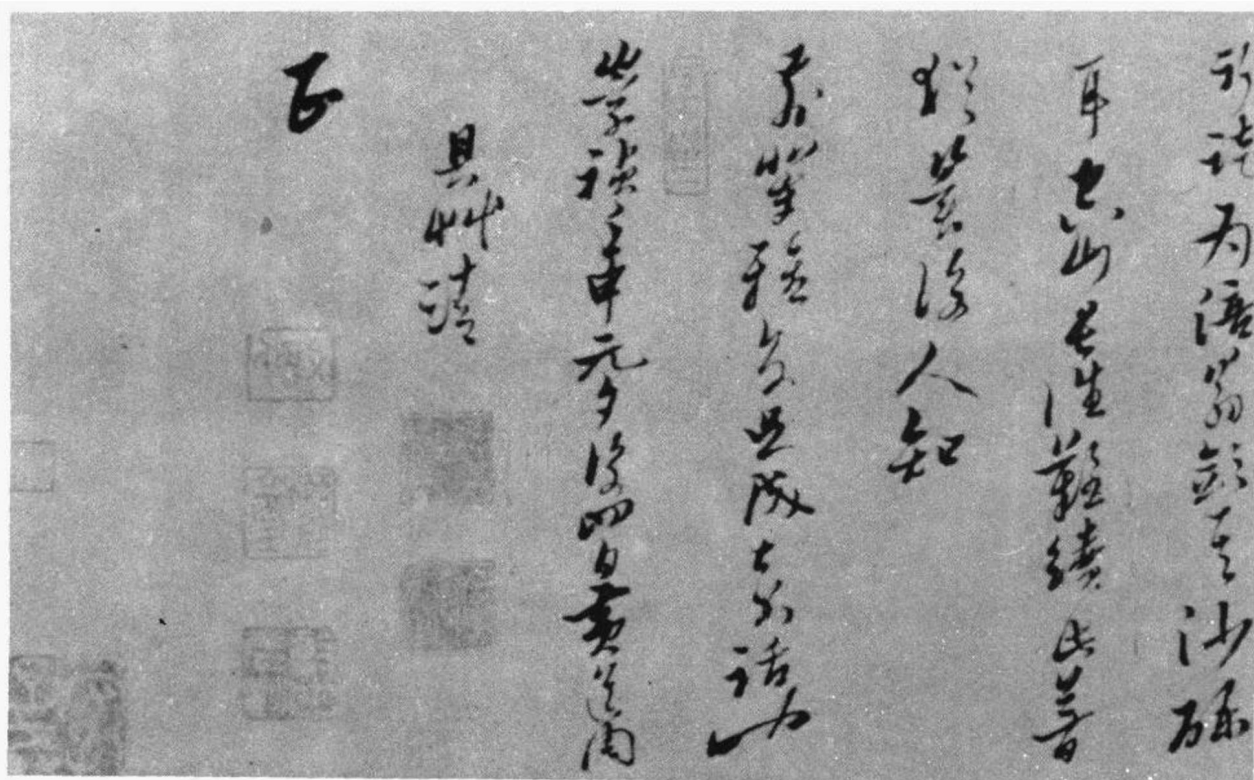
今夜亦开花。
 云身轻自贴胡天，
 才过名关近酒泉。
 戏取玉鳞霜饼破，
 萧松未着五侯烟。
 上林梦语不曾圆，
 一坐现围湖海天。
 绝笔宗贤玉垒外，
 洞庭

今夜亦开花。云身轻自贴胡天，才过名关近酒泉。戏取玉鳞霜饼破，萧松未着五侯烟。上林梦语不曾圆，一坐现围湖海天。绝笔宗贤玉垒外，洞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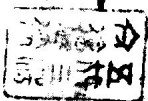
青草越江边。
 五首边字在平情诗中，
 原为第五偶作，遂录于后。
 时会稽倪鸿宝、随州文汝止在会，一

青草越江边。

五首边字在平情诗中，原为第五偶作，遂录于后。时会稽倪鸿宝、随州文汝止在会，一



坐间，得明海、云梦、笠泽、漳江之胜，不遇长者，缺此奇缘，草草数行，徒为涪翁敛其沙砾耳。空山长往，难续此梦，犹冀后人知前辈雅交足成嘉话也。崇祯壬申元夕后四日，黄道周具草，请正。



米友石先生墓表

石者天下之偉材也其精確環燬以律君子

其博萬生恐以鄙小自促壁而下拳卷而上
天下之求成立者皆取之矣以為易缺而取之

為考取而求之石平砥然無所沒言故天下有

道者莫如石也老子曰樸小異臣仲尼曰素若

土以予所觀古之至人率有奇性堪結煙霞

屹臥川壑其寂近者如逸少弘景魯公子瞻

皆善矣柔翰別水石使天下談者以為天地

劍柔之秘匯於毛穎間於石大宛轉相宣如齒

與古海嶽波瀾其明著矣則與以未近三百季

北地皞皞推米先生為海嶽商孫擊

籍金吾第然其營成進士四十年仕不過十

石者隨翰采通天下無一楔綽綽權門瑤珠

此其人豈指文藝活遠中求之乎方公三為令尹

二 行書米万钟墓表卷

紙本

縱三〇·九厘米

橫二二九·四厘米

上海博物館藏

石者，天下之偉材也。其精確瑰致，以御君子；其博篤安忍，以御小人。自仞壁而下，拳卷而上，天下之求成立者，皆取之矣。以為易與而取之，以為易取而去之，石卒矧然，无所復言。故天下之有道者，莫如石也。老子曰：“朴小莫臣。”仲尼曰：“素者為土。”以予所觀，古之至人，率有奇性，撰結煙霞，耽臥川壑。其最近者如逸少、弘景、魯公、子瞻，皆善弄柔翰，別水石，使天下談者以為天地剛柔之秘匯于毛穎，間于石丈，宛轉相宣，如齒與舌，海岳波瀾，其明著矣。明興以來，近三百年，北地操觚推米先生。先生為海岳商孫，系籍金吾，蕭然寡營，成進士四十年，仕不過六十。石書迹翰，采遍天下，无一楔綽綽權門。嗚呼！此其人豈于文艺泥遠中求之乎，方公三為令尹，



垂白頭為郎，無長幼鈎札，戢門限以鉄。天下亦謂是易與易取者，雜榛莽而厝之。及于當涂披猖天下，从風彫管之徒歸之如流。公独屹然，不
 謂是為與易取者雜榛莽而厝之及指當涂
 披猖天下從風彫管之徒歸之如流公獨屹然不
 一點音短笛載琴何其雅孫也公為房曹浮沈
 廿餘載乃治小園詞其先大人陶然摩娑與石相
 天下拙公為友石先生居既久念太湖水林約不
 歸意稍不自持而容浣房山來補其陰有周工
 山多產奇石古趣觀之而持道公命攜之清輟喜
 染翠頂及連果清長者博四五尺脩三丈許三林而
 疏之公自以過累林取重其事恐力薄未能終致
 乃東性載書疏石而告之曰噫唯予之乎公也素
 性東好氣質倏同爰求于山乃幸見公唯公之子
 也自故雲閣不新一班爰疏破塵清觀遠顧予既
 予不為夙級公宜為予而出山云何屢辭不即慨然
 聞即不從遂且延豈謂小園之無地是空山之有大

垂白頭為郎，無長幼鈎札，戢門限以鉄。天下亦謂是易與易取者，雜榛莽而厝之。及于當涂披猖天下，从風彫管之徒歸之如流。公独屹然，不
 點首。恒笛戴琴，何其悬殊也？公為戶曹浮沈已廿余載，乃治勺，園祠其先大人，陶然摩娑，與石卧起，天下稱之為友石先生。居既久，念太湖、
 武林約不得聘意，稍不自得。有客从房山來，稱其阴有周口山，多产奇石，古趣、魏之所材道。公命挖之，得颖甚异，发顶及踵，果得长者，博四、
 五尺，修三丈许，三休而致之。公自以遇异材，敦重其事，恐力薄不能终致，乃束性载书就石而告之，曰：噫，唯予之于公也，素性敦好，气质攸同，
 爰求于山，乃幸见公。唯公之于予也，自启云关，不靳一班，爰兹披尘，得睹道颜。予既于公为夙契，公宜为予而出山，云何屡憩，不即慨然？既
 闻即次，复迟且延，岂谓小园之无地，异空山之有天。

予则有年原茂樹叶清北良辰辰日佳客名賢
 或祀筭之肅持東韻事之聯嗣在味歌之聯疏
 不鐫組之聯連視爾山中孰全孰偏又豈惡
 工之佻巧畏用大之不情予則有酒伴筌侶雲崖
 松栢自然竅深百態此竅且物有用而功宏道
 有用而名成不鍊純補天之績不鐫晦磨崖真
 視爾山中孰重孰輕石在乎空乎何濡滯而不行
 於通公方現燿清源未竣斯請乃蓋白茅休石於
 良辭之道左南東游公見之乃伏焉石報書曰噫
 予本山中頑民境守堅貞意有所堅不能自鳴者
 山雲失職不守藩籬遂承蒲輪遂不計路昔秦帝
 欲通三遺借入海僅義不受辱血踵不移今承豈不
 遂不踴躍大夫之命重於王者何則知典不知也拘樂
 之夫見僅出山以為希事中途騰說畏不可涉躊躇
 而顧無後敢前矣嗟乎

予则有平原茂樹，草蒨花嬌，良辰辰日，佳客名賢。或袍笏之肅拜，或韻事之聯翩，或嘯歌之匿就，或醇祖之留連。視爾山中孰全孰偏？又豈惡石工之佻巧，畏用大之不情。予則有酒伴筌侶，云壘松栢，自然款道，百態岐嶷。且物有用而功宏，道有用而名成。不煉細補天之績，不鐫晦磨崖之英。視爾山中，孰重孰輕？石乎石乎，何濡滯而不行。于時公方視燿清源，未竣斯請，乃蓋白茅，休石于良乡之道左。甬東薛公見之，乃代為石報書曰：“噫，予本山中頑民，挾守堅貞，意有所契，不能自鳴。頃者，山灵失職，不守藩籬，遂承蒲輪，迂次于茲。昔秦帝欲通三山，遣仆入海，仆义不受辱，血踵不移。今承足下，遂不踴躍，大夫之命，重于王者，何則，知与不知也。拘桀之夫见仆出山，以为希事，中途騰說，畏不可涉，躊躇四顧，无复敢前矣。嗟乎，仆生长幽区，风茫雨蔓，觥